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

ZHONGGUOXIANDAI SANWENJINGDIANWENKU

章衣萍 李叔同

zhang yi ping
li shu tong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

ZHONGGUOXIANDAISSANWENJINGDI

章衣萍 孝叔同

zhang yi ping
li shu tong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图书馆



CW0225796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 李叔同、章衣萍/黄勇主编.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658 - 0581 - 3

I. ①中… II. ①黄…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8931 号

李叔同、章衣萍

总策划 赵 坚

主 编 黄 勇

责任编辑 胡开祥

责任技编 姚健燕

装帧设计 袁 野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 编 515063

电 话 0754 - 82903126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5mm × 96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44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5658 - 0581 - 3

•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56 号 3 栋 9A 室 邮编:510075

电话:020 - 37613848 传真:020 - 37637050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前言

作为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现代派文学的重要代表，章衣萍（1902—1946）曾以其小说创作的新异风格而备受关注，但他清新优美的散文小品也同样具备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章衣萍原名章鸿熙，1902年出生于安徽绩溪。1916年入师范学校读书，次年南京求学。毕业后赴北京大学旁听，并开始文学创作。1924年章衣萍开始向《语丝》等杂志投稿并加入了文学团体莽原社。早年曾与鲁迅交往甚密，又以同乡之仪结识胡适，这对他的文学创作起到了很大助益。1928年后到暨南大学任校长秘书并兼职教员，这一时期成为章衣萍文学创作的高产期，不但写成了大量的小说，而且在散文方面，先后结成集子的就有《古庙集》、《樱花集》、《枕上随笔》、《秋风集》、《衣萍书信》、《友情》等。1946年章衣萍因病去世。

章衣萍的散文优美清新，宣扬各色情爱是其散文创作的内核，这其中既包括了对异性、对自然的“爱”，也不乏对国事、人生的感慨。他用行云流水似的文字，倾吐自己哀婉柔媚的情丝，表现青年的酸涩的苦闷。而他对异性的敏感，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作者善于抒写自己刹那间涌现的感悟，传达出一种热烈缠绵的忧思。文字于典雅中展露出轻软的神采，婉转幽扬却不失自然，艺术性臻于完美。

二十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一位才艺卓越的大师，在俗时诗文、书画、音乐、戏剧皆取得突出的成就，出家后专事佛学，为南山律宗的传承与发扬做出极大贡献。他便是李叔同（1880—1942），出家后人称弘一大师。

李叔同，祖籍浙江平湖，1880年出生于天津市河东区，39岁时皈依佛

门，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李叔同幼年丧父，只与母亲相依为命，加之天性中生就的忧伤，使得他在十几岁上就产生了强烈的人生“无常苦空”的念头。二十岁时携母亲妻子赴沪，居城南草堂，攻读诗词、金石、书画，并组织了上海书画公会。1905年官费赴日学习西洋油画兼钢琴，并于次年加入同盟会，在东京组织艺术团体春柳社，亲自创编和演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话剧。1910年回国后作编辑、任教员，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期间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现代美术、音乐人才，著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皆出其门下。1918年李叔同披剃出家，受戒于灵隐寺，从此悉心研究佛经禅理，直至1942年卒于福建泉州。

李叔同的诗文作品有《秋草集》、《李庐诗录》，以及出家后的《晚晴集》、《弘一大师文钞》等。在他出家之前，他的诗文创作文辞华美、气韵高华，充满了才情感怀，但在其潜在的张力下却表现了对生命与万物无比哀伤的同情之心。而至出家之后，李叔同的部分书信和文章则表现出恬淡、静悟的风格，给人以智慧启迪，意境深邃幽远。

本书收录了章衣萍、李叔同两位经历与风格皆迥然相异的作家的散文经典作品，从中可以使读者更好地把握二十世纪初期现代文学创作的不同风貌。

目 录

章衣萍

小 序	3
古庙杂谈	4
记濮文昶的词	12
记石鹤舫的词	15
柏克赫士特女士	17
他们尽是可爱的!	27
春 愁	30
鲁彦走了	32
不要组织家庭	35
糟糕的《国语文学史》	37
萌芽的小草	42
感叹符号与新诗	44
零零碎碎	50
僭越的忧虑	52
病中的觉悟	53
“不行”	54
丢了三个	56

漫 语	58
高尔基及其他	60
浪漫的与写实的	63
《平民诗选》序	66
《深誓》自序	68
跋《情书一束》	70
《断片的回忆》小序	73
罪 过	75
呼 冤	77
小小的希望	80
《秋野》发刊词	82
女人压迫女人	83
“不通曰通”解	84

李叔同

文 选

辛丑北征泪墨	89
《国学唱歌集》序	92
《音乐小杂志》序	93
西湖夜游记	94
《赞颂辑要》弁言	95
《护生画集》跋	96
《李息翁临古法书》序	97
人生之最后	98
改过实验谈	102
放生与杀生之果报	105
敬三宝	108
净宗问辨	111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115
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	120
南闽十年的梦影	125
弘一大师最后一言	130

泉州开元慈儿院讲录	137
呜呼! 词章!	140
图画修得法	141
水彩画略论	146
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	150
西洋乐器种类概况	153
石膏模型用法	156
序 跋	
《二十自述诗》序	158
《李庐印谱》序	159
《诗钟汇编初集》序	160
《李庐诗钟》自序	161
《城南草堂笔记》跋	162
为杨白民书座右铭跋	163
旭光室额跋	164
《朱贤英女士遗画集》题辞	165
赠夏丐尊篆刻题记	166
《五戒持犯表记》序	167
《大方广佛华严经净行品》偈后记	168
《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序	169
校刻《五戒相经笺要》校序	170
金陵刻《华严疏钞》题记	171
胡寄尘编《四上人诗钞》题记	172
晚晴院额跋	173
《华严集联三百》序	174
华严经普贤行愿自在菩萨章序	175
《地藏菩萨本愿经白话解释》序	176
圈点《南山钞记》跋	177
记厦门贫儿舍资请宋藏事	178
《地藏菩萨本愿经说要》序	179
《随机羯磨疏》跋	180
《一梦漫言》序	181

《一梦漫言》跋	182
见月律师年谱摭要并跋	183
《庄闲女士手书法华经》序	184
《四分律随机羯磨》题记	185
鼓山度藏经版目录序	186
佛说阿弥陀经义疏撷录序	187
过化亭题记	188
藕益大师年谱草稿序	189
元魏昙鸾往生论注题记	190
本妙法师般若心经论解序	191
《佛学丛刊》序	192
东瀛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通释序	193
《韩偓评传》序	194
《养正院亲闻记》后跋	195
跋《药师如来法门略录》	196
《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题记	197
《四分律行事钞·卷上之二》封面题记	198
《四分律行事钞·卷上之三》封面题记	199
《四分律行事钞·卷上之四》封面题记	200
《四分律行事钞·卷中之一》封面题记	201
《四分律行事钞·卷中之二》封面题记	202
《四分律行事钞·卷中之三》封面题记	203
《四分律行事钞·卷下之一》封面题记	204
《四分律行事钞·卷下之二》封面题记	205
《四分律行事钞·卷下之三》封面题记	206
《四分律行事钞·卷下之四》封面题记	207
疏铭传记	
绍兴开元寺募建殿堂疏	208
大中祥符朗月照禅师塔铭	209
题永嘉庆福寺缘册	211
清故渊泉居士墓碣	212
了识律师传	213

厦门万寿岩瑞山禅师传	214
心灿禅师传	215
记陈敬贤居士轶事	217
法空禅师传	218
本妙法师传	219
重兴草庵碑	220
玉泉居士墓志铭	221

章
衣
萍

小 序

(一)

小僧衣萍是也，自从离开古庙，托钵上海，疾病缠绵，瞬将一载。死则心实不甘，生则未能愉快，呻吟卧榻，无计谋生。病中不能作文，乃将学道古庙时所作零星碎稿，编成斯集，并承苦雨斋中岂明大师之助，始克有成。以过时之笔墨，换糊〔糊〕口之金钱。境之所迫，无可奈何。况当此战云迷漫，民不聊生，不知命在何时，宁复计及名誉。茫茫四海，大雅君子，鉴之谅之。

五，二十，衣萍自序。

古庙杂谈

(一)

近来在读小泉八云的《诗的鉴赏》(Appreciation of Poetry)。小泉八云的议论,有时也未免稍旧;但实在有独到的地方。我最喜欢的是《勃朗宁研究》(Studies in Browning)一章。勃朗宁是不容易懂的,虽然我们的文豪可以花两小时就做一篇介绍勃朗宁的文章。小泉八云论勃朗宁,以为勃朗宁同爱默生(Emerson)一样,可以说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者。但他们的个人主义,并不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他们的个人主义意思是 Selfcultivation,“是每个人都应该发展他的体力和心力到于极度”。这样的个人主义的教义,就是 make yourself strong。人不过是一个人罢了,不是上帝;所以你也许要做许多坏事和笨事。但无论你干什么,就是干坏了,也应该好好地干去,用全副力量去干,“就是强恶也许比弱德会好些”!

我可以算是不懂得勃朗宁的,因为他的全集,我并没有读完,也读不全懂。(中国恐怕没有人敢说真懂得勃朗宁!)但我读了小泉八云这段议论,实在是欢喜的。中国人实在是太懦弱了,而且我就是其中懦弱的一个。

从身体一方面看来,我们不是太胖,就是太瘦,或者是太矮。(有许多女学生真是矮得无可再矮!)我们不但远比不上那碧眼黄发的白种人,就是比起那短小精悍的日本人来,也觉十分惭愧,几乎不敢用镜自照其憔悴的脸。从精神一方面看来,我们的心理上有从古传来的两个魔鬼:一个是“忍”,一个是“让”。“忍”便是像乌龟一般的缩起头来;“让”便是像猪羊一般的任人宰割。

你们的老婆给军阀们的丘八强奸了，你们的儿子给军阀们拉夫拉走了，你们的房子给丘八和土匪焚烧了，然而你们只会痛哭流泪的逃走，你们只会躲在租界上打几个电报，你们只会……。我告诉你们：“忍”和“让”是乌龟和猪羊的道德；你们是人，你们应该 *make yourself strong*！

这是听说来的，也许是实事罢。无锡的城外一带，当齐燮元从上海再攻卢永祥的时代，城外的商店和住户可说是抢得精光了。然而无锡城内独能保全。这并不是齐燮元的丘八忽然大发慈悲，实在是无锡城内的商团在城边设了电网，所以齐燮元的败兵不能进城。

你们应该用枪炮抵抗枪炮，至少你们也应该设起电网。你们应该武装起来！

假如你们是人，你们就应该 *make yourself strong*。否则，你们用猪羊去孝敬凶恶的丘八，你们自己也就是猪羊。

中国现在所需要的，不是浅薄的博爱主义，而是自强的个人主义！否则像这样大多数弱似乌龟和猪羊的人们，在军阀的枪炮底下牺牲，也是活该！

十四，三，十。

(二)

近来常听见一种高超的议论，便是：你们应该读书，不应该做文章。

究竟读书要读到什么时候才可做文章呢？这个他们并没有说。

于是胆小的人们，从此吓得不敢动笔，老实的人们，于是一面动笔，一面又忏悔。从此而中国的文坛上现出一层寂寞的灰色。

这真教人纳闷。

我推求这种高超议论的来源，而知道有两种思想在那里作祟，便是“不朽论”和“历史论”。

作一文，著一书，必曰，我将何以不朽，何以在历史上占位置。“不朽论”的老调，便是“悬之四海而皆准，推之万世而不惑。”这本是儒家的古旧思想。

然而只要旧思想穿上新衣裳，青年们当然从此不敢怀疑。

其实世间决无永久不朽的真理。至于历史上的位置，也很难说，这正

如康德（Kant）的位置，在英美的哲学史上一定占不了几页；而且尼采（Nietzsche）的位置，在胡适先生的《五十年来的世界哲学》上，便用了“其实尼采一生多病，也是弱者之一”两句俏皮话，作了尼采《超人论》的收场。

读书而读到康德和尼采一般的渊博，当然也不是容易的事。然而历史上的位置究竟还渺茫。

我告诉你们：你们活着，应该做活着的事。你们有议论便发议论；你们不妨一面读书，一面发议论。

在太阳底下，没有不朽的东西；白纸的历史上，一定要印上自己的名字，也正同在西山的亭子或石壁上，题上自己的尊号一般的无聊。

而且就自己求学问方面说，作文和谈话都是训练自己思想的好方法，这正好借了胡适之先生的英文话，告诉你们，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of appropriating one's own thought.

十四，三，十三。

（三）

近来忽然觉得，我们贵国人（当然我也在内）有两种观念是不很清楚：一种是“数”的观念，一种是“时”的观念。

假如你早上起来，你问你的朋友，“现在几点钟了？”无论实际上是九点十分，九点二十分，或者九点二十五分，他也许就猝然的回答你说，“现在是九点钟。”

你们要是不相信我的话，尽可随时试试你们的朋友，有太太的可以试试太太，有小姐的可以试试小姐，有儿子的也不妨试试你们心爱的儿子。我的话大概总有效验的，虽然我不是预言家保罗，也不会哄你们花五毛钱去得一辆汽车。

一天分做十二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已经够麻烦了，却偏偏要分做二十四小时，每小时又要分做六十分，每分又要分做六十秒。岂不是太麻烦了么？我的祖母是个国粹派，伊总以为太麻烦了的。

伊曾慷慨激昂地对我发过议论，伊说，“太阳从东方起来便知道是早

晨，太阳从西方下去便知道是天晚，太阳走到天空的中央当然是正午，岂不很明白么？偏要分做几点几十分，真是麻烦而且无聊。”

如若有人请我祖母去玩，伊一定说，“我早上来。”无论是早上九点钟，十点钟，十一点钟，然而太阳没有走到天空的中央，当然仍旧还是早上。

其实太阳何尝常常能走到天空的中央，天空的中央又在那里？然而这些问题是不许提出的，提出也是愚问。

我的祖母究竟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其实七十岁以下的人们，或者就是自命受过教育的人们，“时”的观念不清楚如我祖母的一定不在少数。

孟禄（Dr. Paul Monroc）博士到过中国以后，曾对人发这样的议论，“中国人宴会多半是迟到，上火车却总是早到。”

火车开行是有定时的，中国人当然不舒服了，所以非早到不可。

然而我是中国人，总以为中国人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们聪明的祖宗虽然也发明了指南针，后来又发明了“日晷”，然而壁上挂着滴答滴答的时钟终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当然过不惯那些几点几分几秒的生活。

要说我们贵国人对于“数”的观念不清楚，一定有许多热血的青年们觉得十分不舒服了，我猜想。

二五一十谁不知道？三三得九谁不知道？六六三十六又谁不知道？谁说中国人“数”的观念不清楚！

然而热血的青年且慢着，这是有事实为证的。

我们且不必扯到大学中学里的数学成绩是怎样坏，因为近代所谓时髦的青年们多半是文学家，他们会做新诗，他们会做白话文，他们会喝酒，他们也会失眠，当然是不需要数学的；而且徐诗哲也公然的在什么附中演说过，世界上的大文学家多半是不善数学的，他更会从古至今从西到东的引了许多例。

我们且谈谈古人罢，古之文学家或者不如今日之多，而且骂古人究竟是一件便宜的事情。无论你骂他是猪，是羊，是牛，是马，是卖国贼，他当然只有沉默地受着，无论如何也不会从棺材里跳出来回骂。

我总疑心古人对于“数”的观念是不清楚的，你且看他们怎样的胡闹：胸中有五脏，天上有五星，阴阳有五行，人间有五伦。你看他们只会用一个“五”字包括一切。你看他们对“数”的观念是何等的模糊！

“朋友！你们贵国有若干人？”

“四万万人！”